



周日名采

給亦舒的信

蔡瀾

亦舒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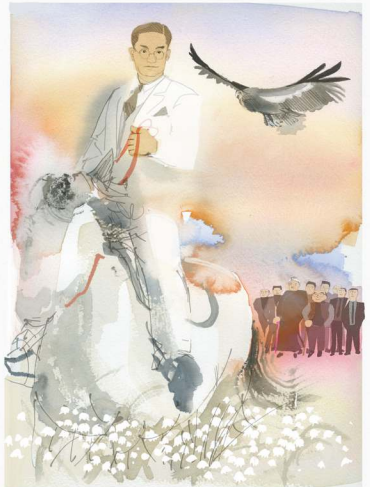
多年前，當查先生因心臟重病入院，你在遠方關懷，來信問我一切時，我將過程像寫武俠小說般，記下查先生與病魔大打三百回合報告給你聽。這次心情沉重，多方傳媒要我寫一些或說幾句，我都回絕了，不過在這裏我還可以把這幾天的事寫信給你，當成你也在查先生身邊。

查先生已在養和醫院住上兩個月，兩年來已進出多次，家人對他即將離開做好心裏準備，到底是九十四歲了，要發生的事，在中國人說來，已是笑喪。

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那天，查傳偶來電，說爸爸已快不行了，趕到養和病房，見查先生安詳離去。這段期間最辛苦的是查太太，她對查先生寸步不離，好友們勸她旅行當然不肯，連去澳門半天也放不下心。查先生這麼一走，遺下的一切都由她堅強打理，我們做為朋友的，一點也幫不上忙。

十一月六日在山光道的東蓮覺苑查查先生做頭七，去了才知道跑馬地還有那麼一間古老和莊嚴的建築，是何東夫人張蓮覺在一九三五年建立，已被指定為香港法定一級歷史建築，寺中有胡漢民和張學良寫的對聯。儀式由法師們主持唸經，各人分派一本

厚厚的經書，原來要從頭唸到尾，這一唸，就是幾個小時，我不知死活，穿得單薄，冷得個要命，家屬們一直守靈，我最後由張敏儀陪同下早退。敏儀這些日子都在香港，所有儀式都出席，很夠朋友。



插圖：MEILO SO

再得查太太電話，說要我寫橫額，我當然不會推辭。怎麼寫，要我和主辦花卉事務的國際插花藝術學校校長黃源喜聯絡，黃先生說用日本紙，我一聽就知道他指的是日本月宮殿，是我最討厭的白紙了，但已不是爭辯是否用宣紙的時候，照聽就是，寫些什麼？用倪匡兄想出來的「一覽眾生」。

很多人不明白，倪匡兄也寫了一張紙條給查太太，解釋這是查先生看通看透了人間眾生相，才有此偉大著作。

旁邊的那對《飛雪連天射白鹿，笑書神俠倚碧鴛》當成晚聯。靈堂放滿何止萬朵的白花，按查太太要求，以查先生最愛的鈴蘭花為佈置的主花。鈴蘭花英文為谷中百合 Lily Of The Valley，又有 Lady-Tears 聖母之淚和天堂梯階 Ladder To Heaven 之名。黃源喜說此花甚少在喪禮上使用，當今也非常造季節，那麼多花，找來不易，我在進口處還看到開得很大朵很難得的荷蘭牡丹，漂亮之極。據黃源喜說，這回查先生的喪禮，是五十年來最美麗和做得最艱難的一次。

花是另一回事，難得的是排到大

街的花牌，由習近平、李克強、朱鎔基到香港各界的名人政客，是空前絕後的。馬雲不但在守靈及出殯來了兩次，送上的「一人江湖，江湖一人」對子，很有意思。拜祭那天，我在頭七時已得教訓，穿多幾件衣服，那知還是那麼冷，隔日送殯更冷，可能是我坐的地方對着冷氣的關係，或者是因為死人，非冷不可，九十歲的名伶白雪仙也在靈堂上冒着寒冷坐得甚久才離去，看到家屬們一直不停地守着，更知不易。

最反對的是中國人的葬禮中，親友們前來拜祭，上前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之後，家屬還要謝禮，來的人有時三五，有時一人，每次都要站立還禮，至親好友另當則論，阿貓阿狗也要還禮一番，甚是多餘，建議今後在來賓簽名處設一管理，集齊六人以上才上前拜祭一次，不必讓家屬那麼辛苦，我也是過來人，我知道。

朋友們來送查先生，都只是三鞠躬，俞琿最為有心，她行的是伏身跪拜之禮。來時一次，走時再跪地一次。

默默地坐在一角，沒人理會的是劉培基，他本來長住曼谷，我問怎麼回來的，他說那邊住得雖然舒服，但是醫生還是香港的好，年紀大了應該回來住，他現年也有六十七歲了，在四十歲生日時，查先生曾經寫過詩送他，他也一直以查哥哥稱呼查先生。劉培基向記者說過，一生人沒什麼遺憾，只遺憾走的好朋友太多，家裏都是他們的遺照。

葬禮上有紀念冊送給親友，冊上最後一頁，記載了《神鵬俠侶》中的一句話：「今番良晤，豪興不淺，他日江湖相逢，再當杯酒言歡。咱們就此別過。」十一月十三日那天，一眾親友從殯儀館出來，分車到大嶼山寶蓮禪寺海會靈塔火葬，稱為「荼毘大典」，與一般電子點火油渣燃燒的不同，這裏用的是柴火，整個過程要花八個小時才能完成，中途更要加柴助燃，事後由高僧收集骨灰和舍利子。

燃燒時發出濃煙，我們各得檀香木一塊，排隊走過火葬爐，把檀木扔進洞中。張敏儀因眼疾，要不斷滴眼藥水，這次也不願煙燻痛楚，將整個禮儀行完。

再坐兩個小時的車，經彎彎曲曲的路，從大嶼山回到市區，查太太在香港里拉設五桌解穢酒，宴請賓客。其中有一洋人朋友，問我是否吃齋，我回答喪禮後，需吃魚吃肉，沒有禁忌了。洋人又問這是為什麼，我說什麼叫世俗？人家做什麼？我們就跟着做什麼，這就叫世俗。再談。

蔡瀾